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二十三至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録附生臣徐希曾

中興小紀卷二十三

宋　熊克　撰

紹興七年冬十月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正言李誼論張浚不已丙申夜御批浚謫散官安置嶺表

趙鼎雜記曰是月初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上曰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了降詔鼎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也功過自不

相掩十月七日夜内降周祕等彈章後批浚授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制凡御批即時行出至是鼎封起未即行明日鼎奏曰前日趙令衿之言外頗傳播謂以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謫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又趙鼎事實曰一日御批張浚謫散官安置嶺表鼎時留未行翼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至榻前二參泛泛

為言秦檜曰前日臣等不敢言今日却合言然無他語也上顧而不答鼎開陳至數百言上意殊未回鼎又曰浚有母老今過嶺必不能將母浚有勤王功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别乎上猶未解鼎又曰浚所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來日再將上商量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遂令分司居永州

趙鼎逸事曰鼎一日朝退召禮刑工部郎官勾龍如淵馮康國及馮檝至都堂三人皆蜀士張浚之客也見鼎踧踖退縮鼎慰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三人愧謝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公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既而除如淵起居郎康國右司郎官檝太常少卿如淵求康人也左司諫縉求外補除直祕閣知温州於是石公揆言縉懷姦顧望且有後圖望褫職還之

銓曹丁酉詔落職與宮觀　上在禁宮自有日課早朝退即閲章疏食後學書未後讀春秋史記晚食閲内外奏牘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是日因前給事中胡安國乞宮祠左僕射趙鼎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鼎曰陛下聖學如此今雖寒士亦鮮能之非異代帝王所及　戊戌張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都官郎中馮康國求去庚子趙鼎言自張浚

之罷蜀士多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皆一時選臣恐臺諫或以浚里黨論之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正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之如罷一相則凡所薦不問才否一時俱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惜人才厚風俗也鼎曰陛下聖慮如此羣臣敢不自竭

御史中丞周祕累乞外任辛丑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

先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圖上淮東形勢云賊於彼築堡欲遣偏師平之使其屬官溫濟諗於朝上戒濟

曰歸語汝師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旣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賞但須覆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旣以狀來上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人不以為當也濟悚懼奉詔而退癸卯左僕射趙鼎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畧戒之矣　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辛亥趙鼎因論及南兵可教參知政事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爾上曰人猶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

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爾自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于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横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苻堅皆南兵也　趙鼎言士人有不可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宫祠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　時有進士劉瑜上書乙卯上謂宰執曰瑜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而行之趙鼎曰所論皆善然法已具但當申嚴上曰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

者為善如向來浙右因於水脚錢後造成綱船遂免此患　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寮不多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徧數月矣望準建隆天聖故事日輪二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例丁已詔遇六參日日輪一員　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静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速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召徽猷閣待制

提舉太平觀常同為禮部侍郎時趙鼎所薦者皆以次用之　閏十月庚申資政殿學士王綯卒于平江府先是詔知廣州連南夫條市舶之弊辛酉南夫言市舶司惟藉蕃商往來貿易大商蒲亞里者昨至廣州有武臣曹訥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令南夫勸其歸國運蕃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寛民力爾　癸亥上曰朕每論將帥須責其

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況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　上數令江東宣撫使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左僕射趙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為然　趙鼎事實曰初劉預軍既遁張俊復還建康淮西一帶無軍馬朝論紛紛臺諫交章以為

淮西無備可憂鼎獨顯言於衆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懼唯是安靜不動使人罔測渠未必輙敢窺伺何至自擾擾如此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欲使俊出不意徑趨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人廢豫乃以淮上卒不遣兵竟以無事 上御諸將凡事皆留意而聖意無彼此輕重時殿前楊沂中乞三綱馬丙寅上謂宰

執曰川廣馬到朕未甞留悉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即謂朕有偏矣沂中馬少而張浚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遂以兩綱付沂中一綱付俊　己卯龍圖閣學士知處州劉大中為禮部尚書　庚辰趙鼎奏淮東安撫使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上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于世忠時通亦隸世忠軍上駕馭諸將至于偏裨亦知其材之所長蓋照臨無遺如此　戶部尚書章誼言自搉貨務復置

提舉官見係臣獨領緣無同官商議竊恐誤事望仍隷
戸部壬午詔從之時権貨務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
宰執欲付之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苛於民矣趙鼎
等曰不限以數則無此弊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受
患　初江西大旱而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李綱乃課
民修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
恣為苛擾初張浚謫居于福綱與之交驩意其復用以
為已援近乃移書痛詆傳至行在欲以取譽復兾相位

繼知已用趙鼎其意大沮又稱慼時憂憤成疾聞者笑之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再詔綱提舉洞霄宫既而公揆等再論乞鐫職上曰前宰執朕所禮貌已罷帥足矣趙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心圖報安節歙縣人次膺掖縣人也　是日宰執奏復置川陜茶馬舊有主管有同提舉有都大提舉凡三等上曰此轉運副使判官之比當擇人考其資歷而命之茶本以博馬而近

乃珠玉紅髮之類須禁止之　趙鼎奏來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卹也　趙鼎因奏事論及修神宗實録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嵲所得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即詔嵲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祕閣修撰曾統所

進本小異掄乃蜀本有朱字處統本却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彌正胡聖不應引嫌避史職令依舊兼之上曰朱勾去者太冗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奎傳載有曰臣願陛下為堯舜主不願為唐德宗卞乃删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納諫也上曰然鼎又曰臣自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説相摇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

曰莫有正論否上曰無之自卿去惟朱震不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聽乃是沮善之術故以為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為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為愈也蓋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寛則落其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上復以為然　是月工部尚書李彌大出為廣西安撫使　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為酈瓊刦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

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于上曰此曹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悽悽有不足之嘆上即批出各還其本於是人心忻然來者相繼劉豫不得而防之也　江東宣撫使張俊引兵還建康府十一月甲午俊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閑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是時貲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効

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惶懼頓首至於流涕誓死以報

乙未宰執奏事上以此語之趙鼎等曰陛下御將之道

可謂盡矣　丁酉宰執奏臨安府火禁放火者行軍法

遺火延燒數多者亦如之上曰放火遺火豈可同罪大

凡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延燒者取旨可

也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非朝廷

美事　先是川陜宣撫使吳玠遣使臣呂政來求軍中

犒賞上諭政曰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

非緣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人以進朕已撥一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他所闕可具奏朕一一應副又諭以川茶自來博馬今聞盡易珠玉紅髮無用之物政曰吳玠則不敢諸將恐或有之上令博馬外不可別易一物是日上語宰執以此趙鼎等曰玠聞聖訓不惟感激眷遇亦仰服聖德矣　壬寅上謂宰執曰張俊臨事不易得獨好營土木朕數鐫諭莫能改也比因入對面諭以建康行宮皆因張浚所修

寢殿之後雖庖湢皆無朕不免葺數間為居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俊曰畧加雅飾不過三二千緡朕語以財方艱窘不忍費三二千緡以崇土木之飾俊感嘆而去　有使臣李發者賫到奉使朱弁書報金國尼雅滿等相繼而死樞密使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固自有時上曰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　金主亶欲廢劉豫久矣至是金尚書省劾豫治國無狀亶詔

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提兵以侵江為名徑之東京廢豫而豫方請兵入寇金示以難色而豫請愈堅金若不得已而應者乃令先調發山東兵會於淮上約其子麟以二百騎至濬滑間即為金所擒二帥徑引從騎入東華門逼豫入見達蘭以鞭麾命羸馬載之而去囚于金明池廢為蜀王時豫弟益守陜西金又别遣左監軍薩里罕提兵聲言攻蜀即長安擒益其廢豫之詔畧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尚勤吾戍何以為國豫既廢達蘭逼

其北行至上京給舊夫子廟以居之　張浚行述曰浚嘗遣人賫手榜入偽地誘劉豫畧曰如能誘致金人使之疲敝精兵健馬漸次銷磨玆報國之良圖亦為臣之後效敵用事者見此榜以疑豫八月間豫聞王師北向遣韓元英告金乞兵同舉金謂豫終欲困已益疑之會酈瓊叛去浚復多遣間持蠟書入偽地故遺之大抵謂豫已相結約故遣瓊等降而豫再乞兵於金十月金副元帥烏珠徑領兵來廢豫惜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

矣　豫初僭位作楮幣自一貫至百貫皆識其末曰過八年不在行用蓋其數已兆矣金遂於汴京建行臺尚書省以張孝純蕭三寶努原作蕭三寶奴今改正為左右丞相張通古為左丞又恐汴人不安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於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十萬石而方物不在此數初達蘭久居山東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已有其立

豫也深有悔割山東之意故達蘭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故主晟曰膏腴之地鹽鐵桑麻所出盡在舊河以南我初與議以河為界爾今新河且非我決彼自決之以與我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晟不從及達蘭專權遂議取山東諸將曰若獨取山東恐驚豫之心不若廢豫以取之豫之廢也不惟結怨于諸帥亦以山東為累爾初薩里罕在雲中嘗因軍事召知府州折可求至密諭以將廢豫而立可求之意至是達蘭之意欲割河南

以歸本朝薩里罕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歸於己一日燕
可求而寘毒可求食之既去卒于路　初宣和間進士
王問進書萬卷補承務郎上即位有越州布衣諸葛行
仁亦因進書得廸功郎至是吏部以為不倫追問兩官
斥之詔與改正中書舍人李彌遜以為不當改正丙午
上謂宰執曰求遺書自美事朕方多難之時故行仁之
賞導宣和承平留意墳典授京秩不為過然既有論駮
可鐫一官　十二月己巳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司

鎮江府仍留兵守楚州樞密使秦檜曰老小既得所萬一有警諸帥當盡力捍敵上曰朕竭民膏血以養之緩急豈容不盡力正使無内顧之憂也於是世忠奏乞留全軍于楚以蔽江淮從之　先是紹興初劉大中宣諭江南薦臨川布衣鄧名世召對賜出身除删定官是月以名世為校書郎　禮部侍郎常同請令大臣屏去細務專意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及法令悉令裁定以趣簡便乙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

繁卿等閑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

豈有爲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爲執政便可裁

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

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

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訴冤乃求差遣爾政曰臣等不才

致朝廷之勢陵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

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　劉豫既廢金

國左副元帥達蘭送王倫等回謂曰好報江南既道途

無梗和議自此乎達至是倫還丙子泗州奏至上顰蹙謂趙鼎等曰朕以皇太后未還夙夜憂懼未嘗去心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較也鼎等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以承天心豈無復振之日癸未倫等還上錫予特異丁亥以倫為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充迎奉梓宮使借拱衛大夫高公繪副之 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為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

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為之朕為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是月以禮部侍郎常同為御史中丞　劉豫之將有宋超者帶兵千餘詣知盧州劉錡降詔錡帶兵入奏事處超等既定錡復還合肥　趙鼎事實曰豫既廢鼎密遣諜者散之沿淮一帶誘其守將由是壽亳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日大作措置未進一步潰亡者

五六萬衆今不動聲色自致士馬如許盛可謂過人矣
時徽宗小祥近且逾七月之期而迎請梓宫使者未有來耗禮官謂不可久停常祀於是緜蕝其儀返虞祔廟以左僕射趙鼎為禮儀使　金主亶以皇伯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乃先主晟之長子豪猾難馭而東京留守兖王宗雋即亶親叔且素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初金有國自旻晟以來雖名為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别其主所獨享者惟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栁

作禁圍遶壁皆設大坑時與諸臣雜坐于坑后妃躬持飲食自亶初時詞臣韓防已教之學稍能賦詩染翰既即位左右儒士日進謟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視舊功大臣如草芥非時且莫得見盡失女眞之故態至是宗雋入相顧與宗磐等合謀而亂作矣

中興小紀卷二十四

宋 熊克 撰

紹興八年歲在戊午春正月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銜見任人壬辰宰執奏事趙鼎曰祖宗以來侍從官如此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遇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堂陛之勢不得不存秦檜曰嚴堂陛乃所以尊朝廷也　奉使王倫之還也言金人廢劉豫之謀自已使人發之癸巳起居舍人勾

龍如淵言倫迎梓宮問諱曰使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猶
祕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其可信哉上曰不然倫奉
使時朕嘗以此意諭之渠果能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曰
此固臣之所不知如淵蘄江人也　參知政事張守乃
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必去時已議還都臨安守力
請且留建康以為遠圖議不合戊戌以資政殿學士知
婺州　趙鼎事實曰張浚永州之命既下張守陳與義
乞罷上皆許其去秦檜亦留身言之退至殿廬起身至

鼎坐榻前喜見顔間謂鼎曰檜今日告上求解機務上曰趙某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荷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二參在座聞之極不懌二人既銜怨而去其後秦檜獨相鼎亦不免　辛丑詔復幸浙西　初龍圖閣直學士汪藻罷知撫州奉祠而去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言曰歴國之大典比詔藻纂集未成而中止恐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今藻就閒願詔令勿輟俾三朝文物著在方策非小補也詔許藻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餐

錢力辭不受至是藻又進政和三年以後詔旨未成者乞從史館論譔癸丑藻仍舊纂集　先是以歸朝官馬欽人馬隸張俊軍既而親筆差欽江南鈐轄俊堅欲留之不遣乙卯樞密院奏趣欽赴任上曰昨俊入見朕嘗諭之聞馬欽於卿素懷不足卿必欲留之軍中萬一欽病死人必謂卿殺之於卿亦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不敢復留欽矣上平日訓諭將帥皆切於理使其利害曉然於胸中可謂盡駕馭之道也　是月四川謀

帥上問刑部尚書胡交修廷臣孰可將者交修曰臣從
子世將可用時世將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遂除樞
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重兵聚關外
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
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叔行陸運調成都潼川利三路夫
十萬縣官部送儌賞爭先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
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
潰尚何保蜀之云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弟存守

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給守關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使吳玠行之既而世將至蜀玠以軍無見糧奏請踵至世將被旨約玠於利州會議異時制置使以文臣多事邊幅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為宣撫故莫肯相下誠意不通初水運泝江千餘里半年始達率以七十五斛而致一斛至是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措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為便　金

主亶肆赦改元天眷時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左都監托卜嘉並在汴京左監軍薩里罕居長安左都監巴克實(原作拔東改正)居鳳翔既而達蘭歸祁州薩里罕歸雲中而烏珠托卜嘉巴克實皆留如舊　先是左僕射趙鼎以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為知兵召歸除兵部侍郎二月丁巳朔遷庶為尚書　癸亥上發建康府至東陽鎮行宫宰執奏事上曰昨日六宫既發張俊來奏事朕召至宫中與論邊事因戒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無

輿土木之功俊悚懼承命見地無甎面再三歎息朕諭之曰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爾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主也　先是上將回鑾詔知建康府張澄陞職改知臨安府澄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缺者率皆辦焉　中丞常同奏吳玠頃行屯田常得褒詔顧問玠近來積穀幾何減餉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為都漕先後運至幾何各令條上然後按實講究

以紓民力從之　戊寅上至臨安府駐蹕　三月庚寅台州有匿名書稱常平主管官李椿年刻薄欲率衆作過言頗不遜　壬辰上謂宰執曰兵興以來官物多陷失既差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詆毀此必州縣吏所為萬一作過當遣官勦殺於是趙鼎以下退而服上之英明以樞密使秦檜為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朝士皆相慶惟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或謂敦復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敦復曰姦人相矣時刪定

宮鄱陽方疇聞是語其後以告給事中張致遠吏部侍郎魏矼而二人亦以敦復之言為過也　趙鼎事實曰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莫懷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況自有闕是夜遂鎖院檜再相上既與議過然後相檜是以鼎未敢遽為去就　參知政事陳與義乃張浚所引以久病乞退甲午為資政殿學士知湖州　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擘劃財賦之地宜置一使以

總諸路蓋諸路漕臣權輕勢分但見一路利害若一使總之則可通有無審虚實為朝廷久長之計又言此事當以户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為名如蘇如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為之則事必掣肘不能久矣上然之　壬寅工部侍郎趙霈不為趙鼎所知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袁州　以兩浙都轉運使徽猷閣待制向子諲為户部侍郎子諲言安邊固圉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糴於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南

於潭州置糴於鄂州置轉般倉以給襄陽湖北於鼎州淮西於廬州淮東於真州仍多造船則遣戍出兵往無不利　又言今天下急務在攷兵籍究戶版汰老弱升勇健創簿正言使諸州上帳於兵部諸將上帳於樞密府省鄉貢書事藝李申歲攷所以除詐冒也凡說名挾戶典買推收進丁退老分烟析產田畝升降貨殖盈虛必以時覈實所以革欺弊也此其大畧耳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　金人又於燕京建行臺尚書省改燕山樞

密院為之以三司使杜充僉書省事先是金人主計之任在燕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京中曰度支在上京曰鹽鐵在東京曰戶部時充在燕京就用之也　是春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皆在祁州奉使王倫行至祁見二帥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臘彈旗牓出以詰倫曰議和之使來而暗遣諜如此君相紿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誠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為已勞則不可保

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二帥相視無語　夏人秉金人有折可求之喪攻府州奪之可求子彥文携其家走河東其後金令彥文知代州　夏四月上旋蹕臨安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有荒田縱民耕勿收租數年之後粒米狼戾百姓足而國用足矣又言江浙民困於月椿幾不聊生上憮然遂減月椿數千緡至是詔遣樞密副使王庶視師淮上調諸

路兵預為防秋計且以同奏付庶行之自酈瓊叛諸將
稍肆庶條上請臨發犒軍于都教場庶便服坐壇上自
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
受命拜賜而出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也時主管殿前
司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子
諲力言于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丙寅
庶辭上因論王霸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為法今之
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

下定矣　祕書少監尹焞於經筵留身乞致仕甚力上許除內祠癸酉上語宰執曰焞云士大夫不知進退安用所學劉大中曰焞學有淵源且老成若得之亦是朝廷氣象趙鼎退至閤子誦杜甫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之句秦檜曰老成人重於典刑劉大中曰蔡京惟用少年所以誤國可為戒也　戶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可行于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大槩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糴之故然今比昔少異當師其意損益行之臣

謂宜復此司別給糴本數百萬緡俾廣儲以待恢復之用數年必見其效丁丑詔從之　王庶奏辟屬官戊寅
上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諭之云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傲肆取敗皆可為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　初胡寅自中書舍人出知嚴州其父徽猷閣待制安國以書諭之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當郡經年未遷即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

覬也既而移守永州未上至是詔寅除禮部侍郎尋丁憂去　朱勝非閒居録曰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趙鼎薦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乖繆衆論不容劾稱父安國老疾遠在湖湘乞歸省于是差知永州寅攜妾居婺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亦寓婺貽書責之寅以妾就蓐為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病孰重寅訴於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名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比見其父疾

困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攬衣垂涕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尚未踰月安國果以問至寅匿之佯為父書與交黨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免召命以時事尚艱遣之使行欲蓋而彰聞者歎駭度其死時寅尚猶在路耳　五月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因對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以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

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爾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　張戒默記曰初淮西之變時秘書省在臨安一日校書郎范如圭謂戒曰諸大將不可制耶戒曰此自張丞相之失且劉光世一軍偏裨無慮十數不知此曹果欲大將壓己否若使各得自達豈復思光世如圭曰善是秋戒新除福建提舉官待次嚴陵侍制常同因過戒問曰諸將權太重

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茲甚不難但當擢偏裨爾吳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論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焉　初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奉使金國見左副元帥達蘭乃命逕使偕倫至北地見其主亶倫首謝廢劉豫方致上指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與副使高公繪等還又遣福州觀察太原少尹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元與倫等偕來思謀者乃金人始與吾通

於海上所遣之人今再來示有復和之意丁未詔吏部郎官范同帶御器械劉光遠接伴之同江寧人光遠光世弟也　樞密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張俊下張宗顔將七千人軍淮西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州　張戒默記曰戊午夏王庶視師淮上移偏帥張宗顔守廬州乃分兵之漸宣撫使張俊特不悅大理寺丞劉時者秦人庶辟以行俊飲之醉曰鄉人能為我言于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

得幾日其已安乎庶聞之復曰爲我言於張七不論安

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庶雖不折竟如俊之言

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州使緩急互爲聲援以劉錡

軍鎮江爲江左根本至是庶條上江淮事上曰淮南利

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内藏紬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

參知政事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

之利他處莫比上曰以此淮甸不可不葺也　時金使

入界上謂宰執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早遂休兵免令

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用兵所費比之館待殊不侔矣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専意保民十餘年間豈不見效鼎同秦檜對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定之期矣　詔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就為館伴使倫辭乃以命太常少卿吴表臣而令倫往來就館議事倫奏金使烏凌阿思謀元在海上結約與馬擴相熟乞召擴赴行在擴時知鼎州乃趣召之　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上曰郎官輕以予人雖桼

京王𥿄不至是也趙鼎因造膝具言觀復無過且求去
上曰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眷已衰矣
六月乙卯試博學宏詞科選人王山詹叔義金華陳
巖肖麗水王大方中選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巖肖賜
出身　先是故知閤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興訟御史臺
牒送大理寺既而有旨放出於是中丞常同言事干内
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即依同奏趙鼎曰臨安府自
不相妨參知政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無辜今因

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朕亦何心丁已臨安府勘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上曰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攤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鼎以下退而讚上之明上曰此一事朕疎決多矣蓋時盛暑方涓日疎決故鼎有是言也　重修哲宗實録書成癸亥監修國史趙鼎上之既而鼎因辭免轉官奏曰昨日伏讀詔語載修書本末甚明上曰乃朕批與閞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蓋欲士

大夫知朕修書之意也　先是故相曾布之孫惇上布所著三朝正論有旨惇增秩賜金言者謂布為王安石腹心而朝廷頒其書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願明諭史官筆削之際無惑其説乙丑詔付史館　知舉翰林學士朱震上合格進士黄公度等上以亮陰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壬申乃御射殿引見參以四川類試人遂賜公度以下二百九十五人及第出身震出院而病同知舉給事中張致遠起居舍人勾龍如淵入對上問考

試事如淵曰大抵所取皆當惟第二人陳俊卿賦自落卷中得之上曰何故如此相遠如淵以其詞工而晦細閱方見工處上然之公度俊卿皆莆田人也　癸酉樞密院編諸班直諸軍及親從親事官轉員格成　接伴官汜同申金使已到常州上謂宰執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凌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與上皇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瑪哈輩不肯交燕雲皆欲用兵惟武元帝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

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丁丑思謀等見執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趙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時上因事撫循莫不中節遠人歸心焉於是留月餘乃去　戊寅上愀然謂宰執曰先帝梓宫果有還期雖待三二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已高朕晓夜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成者為此也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己講和此人君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

懷不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矣趙鼎事實曰初行朝聞烏凌阿思謀之來物議大訩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上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鼎因請間密啓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者凡

以為梓宫及母兄爾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深罪陛下但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宫及母兄之故不得已為之議者不過以金人難測不可深信但得梓宫及母兄今日還闕明日渝盟吾所得多矣此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相諒上以為然羣議遂息　翰林學士朱震卒戊寅上曰揚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可繼震上曰震亦嘗薦焞代資

善之職但焞徼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
朱勝非閒居錄曰先是戶部尚書章誼禮部尚書劉
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皆可遷執政宰相趙鼎知新除建
康留守呂頤浩必不赴乃請以誼權守建康洎頤浩改
命誼遂即真悒悒得疾兩月卒會當省試鼎引故事以
震知貢舉既鎖院大中遂作參政震聞之即病詔告出
院不復供內職累章求去詞語躁妄詆誚鼎與大中初
章求外祠次章復求行在宮祠顛錯可駭先是鼎初拊

以其姻家范冲與震同兼資善堂為鼎交結近閹鼎罷冲亦去震如故及其復相震自以為於鼎有功意圖執政至是大失望怨鼎刻骨月餘疾危猶作詩詆鼎遣人傳示遂不起一執政死二從臣可歎也　癸未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稍久而吏部侍郎晏敦復侍對未得中書舍人潘良貴權侍立殿上因奏子諲無益之言久勤聖聽揖退之甲申子諲乞致仕良貴且得罪中丞常同奏良貴嫉子諲曼辭衆以為直不可罪之願許子諲補

外上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乃除子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良貴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　朱勝非閑居録曰向子諲進不以道交結北司頗事貢獻是日對甚久論説珍玩之物云云不已軒陛侍衛皆聞之潘良貴不能平徑至榻前奏言子諲無益之言不宜久勤聖聽因厲聲叱子諲退子諲駭愕而下於是良貴罷與外祠子諲出知平江中丞常同論奏以謂良貴忠直不應出前此同

嘗於上前薦子諲蓋觀望北司也至是上責其反覆噫從官方奏對柱史遽造前叱下古未聞也叱者固非而被叱者其人可知矣　初四川制置使席益奏以湖南等處諸軍屯于成都至是校書郎孫道夫白于宰執謂漢唐以來亂蜀如公孫述與孟知祥輩皆非蜀人成都無警葢乃移軍屯之昨幾有竊發之變願還之舊處以減糧餉又比年使蜀冠蓋相望如劉子羽方岀而范直方又行往來之費公私騷然未聞有能宣德意者願止

之以息浮費又四川元無都漕自宣撫司以隨軍漕兼總領四川財賦俾措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今之都轉運司但四分歲數以付四路趣辦而已願罷之以寛民力或以其言為中時病　是夏金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没身及家屬為奴婢以償之

中興小紀卷二十五

宋 熊克 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己丑以御史中丞常同為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先是左僕射趙鼎嘗奏向子諲無罪當留同與潘良貴誠有罪不宜因子諲之故顯出之俟少定令外補不惟為同良貴亦所以為子諲蓋外議猶以子諲久對為非而良貴實出於愛君也三人既出給事中張致遠駁詔謂不應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上怒作色

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由知之上曰致遠與諸人善　趙鼎事實曰時蓋有先入之言上聞鼎奏由是不樂後數日右丞相秦檜留身奏事甚久既退鼎扣之曰上無以前日言有語否檜曰上無他但患相公不樂爾鼎乃信而不疑　辛亥宰執奏淮西張宗顏乞遣統制官吳錫軍馬回别請濟師上曰吳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别發一軍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蓋上知人能駕馭皆出於

談笑之間所謂善將將也於是樞密院令殿前司追回錫仍依其數別撥一軍往廬州權隸於宗顔俟防秋過取旨　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上駐蹕揚州始日輪一員內宿彈壓至是殿帥楊沂中已免宿直又缺馬帥惟權步師解潛一員與兩司使臣互輪潛奏乞依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輪使臣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按魏置中衛將軍晉武分為左右衛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暮一人宿直又唐右衛大將李大亮自兼

三職宿衛兩宫每番直嘗假寐太宗勞曰公在我得酣寢則三衙宿直尚矣太平無事不以三衙宿直可也今萬騎時巡宫闕則非曩之壯大禁衛則非曩之衆多内外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於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為宗社慮則未也望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仍權差馬帥通作三衙以次寓直上嚴宸極從之既遂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韓世良權馬帥　時有御批宗子防禦使璩建節封國公入資善聽讀　方疇稽山語録曰時

左相趙鼎語右相秦檜云公嘗說鼎丙辰罷相之後議論鼎者專以資善堂藉口鼎今日當避嫌公可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為首相檜豈敢專公欲納之檜當同敷奏也鼎約檜與劉大中各作一劄子明日鼎與大中各將劄子至惟檜無之鼎遂參酌只作一劄子明日鼎又語檜同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為首相檜不敢專明日進呈鼎奏曰祖宗受天明命當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量也但宗子其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其封

吳國公却是全吳臣欲且與建節或封一等小國上曰都是小孩兒且與放行鼎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別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西人氣直語鼎曰公錯了也檜曰檜明日留身數奏明日檜留身又明日鼎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不知檜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之說與卿一爾

八月戊午詔疆場之臣無弛邊備　庚申以利州觀察使馬擴為沿海制置副使鎮江府置司　先是朝請大

夫吳說嘗與苗傅款密言者屢劾之十年不調辛酉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官貿貿之人已行者勿再論於是趙鼎等仰服主上洪度兼容所謂國君含垢此其至也　甲子宰執奏馬擴將到奉使録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為敵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廢若可剿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趙鼎等三復上語謂此豈特中國之幸亦敵國之幸也　辛巳著作佐郎李彌正高閌皆除郎官而

著作郎何掄張嵲尚未遷樞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鼎曰少需處之要職至是以掄為秘書少監殿中侍御史張戒言掄昔張浚入蜀掄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黄潜善乃王黼之黨每持邪説以司馬光為非王安石為是至再修神宗實録掄攘臂其間略無忌憚浚敗乃焚毀簽貼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意詔以掄知邛州嵲不自安亦求去遂除福建轉運判官

徽宗既祔廟禮畢是月始詔修徽宗實録以左僕射趙

鼎兼提舉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善者皆出於羣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皋縣有吉即隱者徐神公所居建為觀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而蔡京為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

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　時臨安府任同京邑而守臣集英殿修撰張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是月除徽猷閣待制　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隨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祖宗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石

貨之利令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糴買然復興一司豈專為此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限無所拘賦斂之横無所考監司廢格詔條漫無有稽察臣願俾總六路而調其盈虛内與戶部相為表裏則劉晏之策可展而不為虛文不然則糴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望下臣之說於三省講而行之　蕭振一日奏事上因語臣下之姦者且曰朕初不欲以語卿恐人謂朕令卿言也振曰臣與

陛下所共者理爾理之所在臣安敢自默　時新除沿邊守臣王默等辛丑上謂宰執曰今日邊壘内則綏撫外則斥堠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　乙巳金遣左監軍薩里罕自雲中馳之陜右見左都監巴克實議割地事路由同州先是青澗李世輔陷僞境時為同州守世輔怒薩里罕無禮因殺其從者百人將擒以歸本朝會敵騎追遏世輔折箭為誓縱之去於是世輔不克南歸亡入夏國　初召秦檜之來道由婺州時左朝散郎王

次翁致仕居于婺與檜遇既而中書舍人樓炤為檜言次翁貧甚因曰呂頤浩次翁郡人也頤浩再相次翁困一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遂落次翁致仕以兵部郎官召之是月移為吏部郎官　是秋金人括京畿及陝西錢穀皆轉移北去蓋有割地以歸本朝之意也　冬十月重修禄秩敕令書成丙辰右僕射秦檜上之　侍御史蕭振論參知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累章乞罷丁巳以為資政殿學

士知處州振復論遂改提舉洞霄宮　趙鼎事實曰初監察御史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薛徽言為請甚切鼎信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檜拜相一召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為詞尋除南臺是必有薦為鷹犬者也未踰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　方疇稽山語錄曰時召蕭振入臺振秦檜死黨也首攻劉大中大中既去趙鼎亦丐去正人端士掃地盡矣論者云秦檜竊柄十有

八年毒流天下皆自振發之故目振曰老蕭云　蕭振言經制司糴米而發運使程邁一例抛與諸州則諸州不免抛下諸縣科之百姓即非創司寛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糴場丁卯詔從之　辛未趙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嚮與向来稍異臣今再辭而後人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

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為相不欲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上曰朕深會此矣　趙鼎之去也樞密副使王庶送鼎登舟曰公欲去盍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預庶西人氣直即曰厎會此矣　召龍圖閣直學士孫近及端明殿學士李光乙亥以近為翰林學士承旨光為吏部

尚書旣而給事中張致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州中書舍人呂本中奉祠而去二人皆趙鼎所厚者二人之去皆在十一月今聯書之　辛巳宰執奏北使約仲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可和則和不可和則否可督諸將為之備也十一月甲申以學士承旨孫近為參知政事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復進宣和以後詔旨已丑除藻顯謨閣學士　有旨少師劉光世賜第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繳奏上曰今財力困匱營繕實難但以光世罷兵柄奉朝

請恩禮稍加于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効力矣於是宰執秦檜等退而稱上馭將帥深得漢光武遇功臣之意　前宰臣趙鼎之求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于經筵詔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　朱勝非閒居錄曰趙鼎復相植黨益急凡兇險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薦常同為中司同即以鼎所喜奏為臺屬戒自郎官除察院未幾遷殿院

鼎失眷丐罷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徼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持之力也　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上曰若使百姓免於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　勾龍如淵退朝録曰時金國遣二使携書來書中蓋以河南之地畫歸于我者惟是使人入界索禮過當號其書曰詔書指吾國曰江南見吾館伴使必欲坐堂中而坐使人於一隅所歷州縣必欲使官吏具禮迎其書如吾國中迎天

子詔書之禮且言其書到行在必欲上再拜親受之上下汹汹不知所為上親劄付館伴范同途中稍生事當議編置而朝廷議禮益不決如淵因奏今日和議實陛下以徽宗顯肅皇后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宸心朝夕不遑寧處遂遣王倫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既遣報賫書而來倘若不受必致歸曲於我一日興師彼則有辭此和議固不可壞而禮文之間動輙過當儻不度利害勉而從之則堂堂中國一旦遂為金人屈已如臣管

見必遣王倫與使人反覆商議取得金書納入禁中則禮不行而事自定矣上曰果如此即無以加俟試以此而付之　樞密院編修官廬陵胡銓上書言王倫無故誘置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倫論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嗚呼自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然卒無一驗則敵情亦可知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尚不忍北面臣敵今無故而反臣之百官軍民皆欲食倫之肉倫不足道而秦檜亦為

之近者曾開引古誼以折檜檜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檜畏天下議已又令侍從臺諫僉議以分謗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執政臣謂倫可斬近亦可斬也願斬三人頭竿之槀街然後覊留使者而興師問罪則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不然則臣有蹈東海而死爾辛亥詔銓狂妄上書意在皷衆除名勒停昭州編管時銓有孕妾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府已差使臣挾錮身來矣館職范如圭與删定官方疇同見吏部

侍郎晏敦復為銓求援敦復曰某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為敦復即往見知府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回矣　方疇稽山語録曰其後疇見趙鼎於稽山誦晏敦復有趙元鎮無狀之語鼎曰景初亦出此語乎疇曰某親聞之疇又曰敦復久在銓部有人望當還尚書而鼎謂敦復嘗抗呂頤浩被送吏部

鼎執政召為都司除吏部侍郎但其性介僻不通故遲之也　於是秦檜孫近上章待罪詔無罪可待檜等又奏若銓重竄則臣等有所不安遂寢前命送吏部與廣南監當右諌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於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摹數易士夫知其不久則肆為同異而無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為茍簡以章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攷以聖心參

以公論儻選而得天下之材則責之專任之久可革數易之弊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　是月資政殿學士陳與義卒于湖州　禮部侍郎張九成求去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自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於是九成除秘閣修撰提舉太平觀而去　十二月右僕射秦檜乞差官前路與金使計議使名未正當以江南為宋以詔諭為國信至如

不受封冊不泛遣使皆先事預約戊午上謂宰執曰朕承祖宗二百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有受其封冊兼畫疆之後惟正旦生辰遣使非時不許往來於是檜等皆仰嘆上沉幾遠慮非羣臣所及　己未秦檜言趙鼎修哲宗史成加特進直學士院呂本中行詞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為首相於議和未嘗不僉同今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上因諭己酉年金人南鶩鼎時為臺臣尚欲與金

人畫江為界豈以和議為非此事張守備見檜曰更可錄此聖語付史舘於是檜等退而竊歎上明智照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可欺哉中丞勾龍如淵言資政殿學士王庶嘗營救趙鼎乞罷潭州之命丙寅詔庶落職與宫祠　金國左副元帥達蘭遣其使張通古来朝已已入見通古言先畫還河南地徐議餘事　殿中侍御史金華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泰滁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

臣精選二十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收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扶賜金之事可行矣庚午詔從之　參知政事李光請罷常平主管官辛未上謂宰執曰常平法本漢耿壽昌今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其提舉官自可復置庶幾不陷失一司錢穀秦檜因奏光言諸路月樁錢漕司不以上供及移用等錢樁辦又一路諸郡輕重不均致不免敷之百姓上曰朕屢諭趙鼎更不肯行若悉將上供等錢樁辦

自不必科敷兼江東既闕劉光世一軍其錢糧亦通用

蓋上哀憫元元之意其切如此　甲戌以端明殿學士

韓肖胄為僉書樞密院事乙亥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

以樞密都承旨錢愐副之

是月以起居郎劉一止為

中書舍人兼侍講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為起居郎一

止亟言將丞九列驟綴從班人以為將上書助和議而得

之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謂臣自為地而

不恤乞併臣罷之不報將歸安人也　先是左僕射秦

檜嘗因語國事云此事大係安危禮部侍郎曾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矍然驚其言而罷是月開以寶文閣待制出知婺州此據呂大麟見聞志 初吏部郎官黄祖舜以父憂去位至是免喪自度與時論不合即丐奉祠浮湛里中以著書自娛家貧屢空而處之常晏如也 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伏兵於洪澤詐令為冦俟金國使回則刼之以壞和議而世忠將郝卞密以告漕臣胡紡紡白之奉使僉書樞密院

韓肖冑故金國使由淮西以去世忠不得而刼焉　金人既割河南之地以歸本朝遂移行臺尚書省於大名府仍遣行臺左丞相張孝純還上詔孝純赴闕孝純自慙乃白右副元帥烏珠願歸徐州致仕而卒時金人以舊嘗臣劉豫者李鄴為翰林承旨馮行寧為戸部使戸部在平陽府二人受命皆更服以赴焉　初北使之來也校書郎范如圭上書於右僕射秦檜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為此若

不早改必且遺臭萬世矣檜怒至是如圭輪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檜以其不先白已益怒久之如圭奉祠而去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二十六

宋 熊克 撰

紹興九年（歲在己未）春正月甲申上諭宰執曰朕每有意候邊事平與民休息如月樁錢之類宜悉蠲之　祕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上言今敵中有故上下分離故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將來内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臣罪戾之餘深不欲論事顧利害至重不敢自默惟陛下留意

乙酉宰執奏赦條事上曰凡臣僚抵罪大則竄黜小則停降雖其才可用而資實小人亦不可輕赦而復進益世無用小人之理或偶因微罪既沾沛澤豈可不湔洗收錄若以前事論列不已乃使人材終廢亦可惜也上甄別賢否愛惜人材如此　丙戌詔監察御史莆田方庭實宣諭三京　癸巳上謂宰執曰今當創宮殿以俟太后之還秦檜等曰漢有長樂宮所以奉母后也臣聞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自輿地將歸陛下出令皆以祖宗

毋兄為先有以見聖孝通于神明宜乎上天悔禍而彊敵之革心也　時經制發運司纔糴米四十萬斛言者以謂舊發運使總六路財賦而餉中都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但以糴事委之自朝廷給本錢無慮五六百萬緡又諸路常平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有司莫知適從今欲將發運使并常平主管官罷之丁酉詔去發運二字命戶部長貳一員兼領仍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其常平官並改充經制某路幹辦

官尋以户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淮荆浙閩廣經制使司農卿霍蠡為判官先是壚法屢變其課浸虧自汝嘉貳版曹課乃復登　戊戌名嶶宗陵曰永固　以同僉書樞密院王倫為東京留守昭化軍節度使郭仲荀副之以少師萬壽觀使劉光世為陜西宣撫使移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副之仍加世將寶文閣學士會光世弟光遠疏光世之短於言路於是中丞勾龍如淵言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　勾龍如淵退朝録曰時朝廷擇帥以人

材難得遂搜至于仇愈陳規輩如淵因奏曰如數故相

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于愈規輩

其意葢欲取練達如呂頤浩者處之關中靜重如朱勝

非者處之汴京而張浚素有威望宜處之建康方言及

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

張浚如淵曰浚勲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

須付之一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明日宰執對遂以此意

宣諭而朝廷大不恱後旬日有旨除劉光世陝西宣撫

使朝廷似欲以此遏吕頤浩之行而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之　川陜宣撫使吴玠改為四川宣撫使初玠軍中所用激賞錢每歲下四川都轉運司應副一百八十萬緡至是玠言今不廢兵乞省其半詔奬之詔李誼作

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内以事外也於是秦檜等竊歎上規摹素定皆萬世之計非臣下所能及既而東京副留守郭仲荀請兵及糧上曰

朕今日和議蓋使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守司豈用多兵但二三千人彈壓内寇足矣錢糧亦只據所入贍之豈可虛内以事外耶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庫已竭此可為戒矣仲荀乞兵粮在二月一日今聯書之

初起居舍人薛徽言為前宰臣趙鼎所厚一日因右僕射秦檜于上前論和議事徽言自殿均直前引義固争反覆數刻遂中寒疾是月卒　初宗正少卿范冲寺丞孫緯等奉詔在紹興五年修祖宗仙源圖宗藩慶系

録宗枝屬籍凡三書以太祖太宗及秦王各為一總號
曰總要又以母氏姓生宗婦宗女宫院官爵壽考賜謚
各為一條分類成書復被旨俟二三年續修去冬本寺
已得請至是宗正少卿鄭剛中言見與寺丞陳確同修
緣三京宗司所報與舊書有牴牾處乞許新舊俱存庶
他日可考仰稱陛下厚本之意剛中金華人也　二月
壬子朔史館進祖宗實録上曰朕要見景徳中與契丹
講和後故事今日可遵行者朕每于静中留意機務頗

覺有得於是宰執秦檜等退而贊上心虚靜萬機之暇留意典籍每行一事必以祖宗為法規摹宏遠矣　以給事權直學士院樓炤為翰林學士　上欲用太常少卿邵武謝祖信為臺官癸丑諭宰執曰朕恐祖信不知今日事幾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秦檜等奏臺臣乃天子耳目恐召至朝堂然後授外間不知陛下之意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若使臺諫譏察大臣豈朕之意時檜等雖荷上眷迄不敢召祖信退而相

勉曰上開懷待遇如此其忍負之哉　監察御史方庭實奉使回奏邊事不合已未改秘書少監秦檜曰凡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因陳辛亥歲席益行赦文不工為諫官所論緣此怏怏後守平江適呂頤浩為都督過郡遂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相進擬卿等能平心用人甚善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與起居郎施庭臣因私忿交爭奏其惡如淵謂庭臣指斥壬戌上謂宰執曰如淵身任臺綱自合早論至一月

後因忿方奏此告訐也告訐之風出于末世三代所未聞也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乃命秦檜先召庭臣詰問癸亥檜奏陛下若欲存國體先黜庭臣仍改除如淵俟其乞出然後補外上欲正其事乃詔庭臣語言狂率責嶺南監當如淵失風憲之體罷與外任命下人皆服上之英斷如此其後檜擬除如淵知遂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正遂已擬除如淵在明年正月令聯書之　初諸路月椿各有窠名其後多為漕司占留遂不免斂民甲子

宰執請均於諸路不得偏重上曰若所撥窠名錢不足自合從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為盜矣上知月樁之害每每宣諭憂形于色此臣下所當奉承也　丁卯上諭宰執曰太后歸略備從物務從質樸如器皿塗金可也朕自即位服食器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秦檜等退相謂曰上天資儉德雖奉太后猶不欲過漢文履革爲衣弋綈不能過也時内侍黄晃辭免製太后褘衣事上曰太后聖性恭

儉服用簡素今回鑾有期朕得盡東朝之養時上喜見
辭色檜等退而賛上之聖孝出于天性其屈意求和實
緣太母宜乎上天悔過彊敵革心誠非常之慶也　癸
酉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録令以實録院為名右僕射秦
楱兼提舉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於是以吏部侍郎
范同為修撰禮部員外郎劉昉為檢討昉潮陽人也上
嘗謂宰執曰徽宗内禪之事誠意素定非因人言初築
北宫夾城甬道嘗諭梁師成曰吾他日釋下重負欲與

嗣聖往來其間抱孫自娛宣和末遂踐此言而小人秉
時多事貪天之功以為身謀秉筆之士不可不知也檜
等曰當時玉音如此臣等疎遠若非聖諭實所未知　戊
寅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天意助順輿地自歸而朝
廷乃在江吳道里遼邈所以宣至意收人心惟在號令
宜推誠引咎使叛者革心詔劄付詞臣　時已遣內侍
陳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遂路于是右
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

聞知金川郭浩父成舊為邊將張中孚中彥皆出其門
慕洧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貧時又嘗依浩實於諸將
有契望詔成之與浩同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　上欲
得元臣調護陜西諸將是月召少傅醴泉觀使吕頤浩
赴行在頤浩以年垂七十力辭不至具附奏金人無故
歸地其必有意臣記五路元是張中孚中彥慕洧之徒
為帥令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慮亦難令當諭以德意
許之久任庶不致疑既而再趣頤浩至闕竟聽其辭及

將東歸復言秦為天下脊今宜于長安興元襄陽各置宣撫司而重兵屯襄陽且建行臺仍即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上親提萬騎不時勞軍使金人罔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自爾不敢復窺江淮而中興之業由茲起矣　詔提舉洞霄宫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召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既至三月丙戌除御史中丞　戊子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和預買為民之病有司變為折錢帛又甚患者也祖宗時官俵錢於春

而民輸紬於夏故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可俵則名為預買其實白著是歲於常賦之外又輸倍軍興久而財益詘遂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紬價高而折錢或至十千八千今價減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使民鬻紬而求鏹此又甚病也二病固未能去求以少紓民力惟在均而已欲下諸路各具所數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頭使戶無高下依夏稅法則姦民猾吏詭名析產無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　甲午上謂宰執曰士

卒暴露累年菴廬下寒暑燥濕之苦豈人情所堪侯疆事稍定當為葢營屋使各安居於是秦檜等退而竊歎上恤士卒如此人豈得不樂為之死也　中書門下言京城已差留守外其南京西京兩處留守乞權以本府守臣充從之　丁未上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州縣官當擇愷弟慈惠之人庶為朕撫養凋瘵使不失職秦檜等曰陛下仁意惻怛如此臣等敢不承也　夏四月庚戌朔上以陜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諭以德意

辛亥乃詔僉書樞密院樓炤往馬以秘書少監鄭剛中為參謀官　初環慶將官慕洧叛至是安撫使趙彬奏已殺洧餘衆多降癸丑秦檜奏曰陜西已無事皆陛下聖德所致上曰朕何以致此乃祖宗在天之靈黙佑然朕自來惟持不殺之說於是檜等贊曰此乃陛下為天人所歸也孟子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陛下堅守和議不煩干戈坐得中原豈非不殺之功乎　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位宰司專權

植黨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偽命近上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 吏部尚書晏敦復力請奉祠詔除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 戊午步帥解潛為趙鼎所厚至是請奉祠出為福建路副總管 初二聖北狩上每遇朔望率羣臣遥拜自徽宗升遐之後遥拜淵聖如故至是中丞廖剛言兄弟同列方兄為君則君事之及已為君則兄之而已今淵聖之歸有期望罷遥拜唯淵

聖節百官仍舊祝壽下禮部太常寺既而討論欲遇朔望上用家人禮遥拜于禁中羣臣於宫門外遥拜從之
東京留守王倫奏金國元帥謂所降赦文載割河南地不歸德于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却要國書意與符同甲子上曰待外國當以誠因舉實訓故事契丹使耶律元在館嘗詢左右館中日聞鼓聲豈非習戰耶或對以優人戲場真宗聞之謂宰臣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教習武藝耳宰執秦檜等退相

謂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庶永保和好使敵人無隙之可乘也　庚午殿前司募鈞容樂工上慮其優令但留舊人不得增募上曰朕未嘗好世俗之樂少頗善彈琴自居亮陰久亦忘之蓋上清心寡欲無聲色之娛免喪後不許募樂工蓋防微杜漸規摹閎遠如此　知綏德軍劉議自言嘗汚偽命乞放歸田里壬申宰執擬依赦仍舊任上曰新復州軍他時悉用文臣卿等為朕擇循良之吏武臣不曉法直不可與郡上久勞于外深

達治體更用文武之意同符藝祖矣　是日宰執又奏京城親從官王琪以三朝御容來上回近有司自京城來獻真宗御容有司辨其非真復獻筆百管雖微物朕不欲受恐來者不已也　是月資政殿學士席益卒原本缺

庚辰右諫議大夫曾統言自去冬以來凡七遣使初命韓肖胄報聘又命王倫交地又遣方庭實宣諭三京郭仲荀留守東京周聿宣諭陝西士㒞張燾恭謁陵寢樓炤又至永興布宣德意所攜官吏軍兵甚多借請

不知其數竊聞熙寧初宰臣韓絳宣撫陝西纔費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為大咎今一使之費已數倍于昔葢自崇寧權臣用事務為華侈以悦人情至今未革將來兩宫南還其費不少謂宜擇忠實通練之臣以舊制裁定庶無妄費從之　時新復州皆免賦役三年而亳州民自願輸以助國用上曰中原遺民久因暴歛今喜於來歸誠意樂輸然乍出塗炭尤當加恤兼信豈可渝乃令依赦蠲免仍降詔奬諭　新復諸州進天申節銀絹

癸巳上謂宰執曰新復州無餘財此寧免于擾民可悉退回秦檜曰陛下誕節人臣皆致享上之誠而聖意加恤新民却而不受可謂盛德之事也　丙申上謂宰執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今宫中雖無敢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為之可重立賞務在必行秦檜等曰陛下以儉德理天下而風俗尚習故態官吏格詔宜痛加繩治　戊戌資政殿學士宇文粹中卒于成都府

癸卯上謂宰執曰太祖時强藩悍鎮與方面之臣既

歸朝皆貸之令中原官吏復還朕方以天下為度凡舊染之汚一切兼容秦檜曰陛下天覆之德如此四海孰不歸心上曰今羣臣正當叶心共成治道然在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論議多狥私立異風俗如此何以求治卿等當分別之明示賞罰檜曰陛下聖明灼知治道臣等敢不奉詔　乙卯上諭宰執曰近除邢孝揚團練使朕思顯肅皇后家尚未推恩乃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秦檜等退檢會顯肅閤訃曰其家已推恩上曰令

與鄭藻落階官足矣上每行一事反復精思務協公議雖戚里間未嘗以私意行之也　時以觀文殿學士汪伯彥知宣州仍赴朝行在伯彥將至國門丁巳上謂宰執曰伯彥相見便令之官庶免紛紜且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十年漢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秦檜退而竊歎曰伯彥遭遇聖主乘風雲之會致位宰輔雖勳烈無聞然上終始眷之可謂至矣初伯彥未第有祁門縣令王本者築館曰英材延之授經檜與其兄

弟皆從伯彦游至是伯彦蒙異寵亦檜之力詔伯彦元帥府舊臣特依見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减尚不薄況郡有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　詔徽猷閣直學士仇愈為陝西都轉運使愈以病固辭言者論其避事詔褫職尋責居全州　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已未上謂宰執曰國用當藏之于民但百姓足國用非所患也

上於百姓涵養休息雖兵興未嘗橫歛宜中興之民戴之愈久而不忘也　時有被名人鮮于参到闕丙寅秦檜奏参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備位宰司人材苟有可用不敢輒分黨與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則賢人皆聚于朝矣檜退而竊歎曰上任相之意可謂得其要矣　開府儀同三司士㒟兵部侍郎張燾歸自西京已入朝士㒟等曰諸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日水即大至

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祥於是上以語宰執秦檜等謂𤋮必不妄言檜等退朝相謂曰石澗水至之祥可謂異矣𤋮之言能使人主信重雖甚異事不以為妄其立身行已無愧矣張𤋮奏徽宗山陵乞不用金玉辛未上曰前此厚葬之意如循一軌金玉之物朕意不用或謂朕以天下之富而薄于親如後世譏議何朕既灼知薄葬之益使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雖以朕為不孝不敢辭葢上通經博古見利害之實非流俗之言所能奪也

初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充報謝使旣入北境其接伴者謂當稱謝恩使肖胄以使名勅授不敢輒易論難三四卒不能奪辛未肖胄還至東京　壬申僉書樞密院事樓炤至永興軍留十餘日初僞齊將李世輔已入夏國其家悉爲鄜延帥宗雋所害世輔欲從夏國借兵復讐夏國主曰爾能爲吾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乂者恃衆擾邊乃屬世輔圖之世輔請精騎三千晝夜疾馳奄至其穴擒之以歸國主大悅即出兵

授之世輔至延安府殺宗雋等二人因剖心以祭會金國已還三京世輔說夏人南歸而夏人多懷疑懼與顧從者二千人來而夏國招撫使王樞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樞同來樞纔入境即望闕遥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感聖恩將遣使入貢奏至上謂宰執曰夏人既有此意其待遇之禮令有司舉故例行之上諭在三月丙申令聯書之至是樓炤與宣諭使周聿皆招納世輔歸朝　甲戌上諭新除京畿都轉運使李迨令速行不然須重貶蓋迨

於公議雖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迨惶懼上道益上之威斷足以警偷惰懲傲慢也　時同僉書樞密院王倫尚留守東京先是金國右副元帥烏珠歸其國徑之祁州元帥府密奏於國主亶云河南地本達蘭宗盤主謀割於南宋二人必隂結彼國今宋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吏隷烏珠帳下嘗來謁倫言烏珠謀誅達蘭倫即馳奏乞早為之備上以示宰執而秦檜但趣倫過界乙亥倫始解留鑰將使指北行　是

月川陜宣撫使吴玠卒于仙人關後謚曰武安玠馭下嚴而有恩故士樂為之死川陜宣撫副使胡世將嘗問玠所以勝者於其弟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璘璘曰金令酷而下必死先兄每與之戰非累日不决大抵舉中國所長而用之耳葢中國弓矢勁利金士卒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選據便利出鋭卒以更撓之使不得休彼雖堅耐亦不能無弛此待之之要也

吏部侍郎謝祖信除徽猷閣待制知潭州　趙鼎事

實曰先是謝祖信作言官力論鼎落節於是章氏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上偶知之謂執政曰聞章惇又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改變此事乃出朕意趙鼎何預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壻也上曰亦知之遂出祖信知潭州祖信聞之大駭歸家詬其妻凡數日曰由爾家累我以至鬱鬱而死識者評之曰使鼎在朝日收拾祖信而用之未必不出其妻小人唯利所在初不以親為意雖父子之間

有所不顧况妻黨乎　是夏金國左副元帥達蘭之蔚州避暑達蘭下令諸藏避我而逃者家長罪死籍其産及人口半以充賞四鄰之家共追賞錢三百緡仍發番軍分諸路捜捕民間大擾羣起為盜以拒番軍遂復止之達蘭在諸帥中最號寛恕令顧為此蓋陰與皇伯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中山府拘奉使王倫于館且會諸路僉軍以復取河南為名皆所以應宗盤也　初南安李乾德有庶子智之奔大理

國改姓趙號爲平至是知李陽煥卒其子天祚襲封大理國遣兵三千送智之歸要代天祚天祚不肯領兵與戰又敗之智之欲進奉朝廷仍乞借兵廣西經略司以聞詔令諭以婉辭勿引之生事